



# 这白纸与兰水校验的时刻(散文诗)

□张晓润

新年忽至,业已在途。时间的问答里,总有一位慈祥的老人,共担着日新和岁迟。他的眉目里藏着所有陈旧的故事,却从不用责备的手指去触碰。他只是静静地坐着,让阳光滤过稀疏的白发,将那些暗沉的往事化作新生毛发的养分——细软、光亮,温暖如同初春的茸茸草。

旧程已去,新日已启。我想恳请这流淌的日光,能封锁书页上所有标记的折痕,留白那些昏暗的笔迹,让过往和经由成为一缕光纤,而非沉重的磨盘。在透明的细丝中奔跑,在浑厚的钟声里成虹。经过峭壁与道路的挤压,我相信飞奔而来的事物,一定有坚定的眼神和勇气。我相信在新年的气象里,那些尚不能武的思考,已经有明显而清晰的文籍。

守候于桥头。不久的时日,浑浊将沉淀为清澈,将河流和人群,安托成悠长的吟哦。桥段拱起的背脊,承担过往的重量,会把最温柔的弧度留给远方。

守候于围栏。看灯火像一双永不疲倦的眼睛,凝视每一个晚归的脚步。不是质问,而是等待;不是捉拿,而是温存。

守候于郊野。听风声像一只巨大的风箱,框过笃定

的庭院,泥土的气息将被重新搅动和翻新,而旷野的石头,是空际里唯一的定调者,它让风有了形状,让寂寞有了可以倚托的形态。

旧年已去。一场繁华过后,必拾一地薄脆。旧物有过金黄、有过褐红、也有过枯枯,但它迟早会带来新的绿缘和剪刀。新的物事正蓄势待发,它要推开新的流水,它要掀起新的波澜。新的一年,须积攒更多内心的热浪——不是灼人的烈焰,而是持续的温熟,去热爱那些顶上柔软的炊烟。炊烟是人间最朴素的旗帜,它升起处,便有等待、有饭香、有絮叨的温暖。

劲风吹动新日,而我又怎敢只识旧年罗裙?北风横吹,尖锐如哨,而我坚信胸中自有短笛相陪。雪野苍茫,人世苍茫,草庐如盖,而庐下迎来的,却又是一朝崭新的山水。雪白的冰面上,冰下暗流涌动,冰上日光如昨。雪落故乡之时,人已悄然蜕变,行走、漫步,把雪言欢,把明亮当作琴弦轻轻弹拨。

往前走,把耳朵贴近大地的胸膛,就能听见春天的马蹄声,由远及近,轻快而有力;往前走,脚下的白雪就会在某个时刻悄然松动,化作春水,推开土壤。天空高远静溢,人似春秋草木。风来,欣然受之;雪过,静静承

之。消融无声,润泽万物。道路即使有过太多的浑黄与暗哑;泥泞的、崎岖的、令人迷茫的段落,但它永不失光明的前途。因为道路的意义,本就在于延伸,在于连接每一个“尚未抵达”与“即将抵达”。

身后雪亮如镜,却总有苇草在镜边挺拔,纵然茎秆已枯,仍以一种优美的弧线,指向天空。岁月之上,人影飘忽如苇絮,但每一步,都踏在真实的土地上。在新的年岁里张望、回眸,我们终将深谙:黄土何其贵重,它孕育一切、收容一切、福恩何其绵长,它在远方的赐予,而在当下呼吸的每一缕空气,触手的每一寸温暖。

此刻,是沉静的时刻,更是远眺的时刻。这是锻打旧铁铸成新型的时刻,这是种子在冻土里整理鳞羽的时刻,这是铁轨于黑暗靠向站台的时刻,这是背影淹没于人潮的时刻,这是相册缓缓闭合瞳眸的时刻,这是邮戳在信封上熄灭星火的时刻,这是未拆的礼物保持完整的时刻,这是雪水渗入钟表齿环的时刻,这是候鸟找回天空坐标的时刻,这是白纸与兰水相互校验的时刻。这样的时刻是独一无二,这样的时刻是无法复制的,而这样的时刻又恰好逢在洁白的雪上。

瑞雪兆丰,而我,又如何能不爱这新日的初生之象?

# 冬日里的别致彩衣

□崔子美

冬天里的永宁山古寨,不是在寒冷中变得黯淡,也不是在大雪后穿上了白袍。对比夏日里褐红鲜艳的横样,岩石上竟然出现了一枚枚、一片片盛开的花朵。

一面又一面陡峭的岩石上,贴满了各种颜色的苔藓。如青梨,似黄杏,像银盘,仿佛金箔,若帽,若拳,若币,大小错落,色泽混交,美丽变化。绚烂和别致,丰富和灵秀,构成躲不开的心动,令人由衷赞叹,今生今世在这里的意外相逢,必将成为刻在年轮里的值得。

当然,我被摇身一变的苔藓震惊了,黄得灿烂,白得静雅,灰得平静,褐得从容,仿佛上帝挥动了彩笔,给这座三面环水的奇峰画出一场宏阔的色彩交响,浓烈、叠加、交错、妖娆,任何言辞都无法表达这斑斓夺目。原来苔藓是有生命的,随着季节的更替,大胆走到了岁月的舞台前,尽情地展示自己的不同凡响,努力张扬自己的存在。向天空向大地证明,虽然弱小,但绝不是渺小;有精彩后的沉默,也有敢于追求的热烈。

这座石峰古寨,打破了我的陈旧思维,改写了庸俗见识。灌木可以在岩石上扎根,苔藓可以在石壁上

盛开,靠的是雨水、阳光、机遇,当然,更是内在的强烈渴望,以及带风沐雨的无畏。犹如这里的历史,需要用心慢慢咀嚼,油灯下改造世界的筹谋,石梁上斗智斗勇的选举,西去子午岭的浴血鏖战,独一无二,惊心动魄。刘志丹曾在山寨之顶瞭望世界,带着理想宏图,从石路上大步走向远方。人生应该有大情怀,活得轰轰烈烈,而不是安乐于红尘中的小满足。

黄昏时分,我站在古寨的窑洞里,闭上眼睛,放松呼吸,感受着秋虫吟出的幽静,仿佛苍茫岁月从身体里流过,风霜雨雪在心上飘过。仁人志士为了远大理想,在这里奋斗过;追寻幸福的普通人,也在这里哭泣过、苦难过、无奈过、抗争过,承上启下,不断接力,组成了人生的各色风景。

我认为,永宁古寨就是一处励志的驿站,看过这里阴湿的洞窟,想象当年人们避难的仓皇,内心就会澄澈明亮,普通人经历过动乱却能幸运地活着,往后的日子就会在珍惜中别有滋味。



马头琴拉响的时候 王彩平摄



# 高度

□王桂萍

一曲新词酒一杯,去年天气旧亭台。些许欣喜、些许失落、些许兴奋、些许无奈,往事又经年。

此时,办公室靠东窗的位置正对着四号桥,也有人叫它“马头琴桥”,而我在心里给它取了一个特别诗意的名字叫“康桥”。只要这样叫,我便觉得走进了徐志摩的诗,轻轻的、软软的……

“康桥”尽收眼底,徽派建筑在21楼的高度望去像一个模型,假期车辆明显少了,一辆辆像孩童在玩轨道上溜车。静谧、现代又狭小落后。在这个小城零零散散散待了两三年了,总会遇到一些美好让我感到幸福,也遇到过冷酷的人,让人倍感寒心,如今,只想择此地终老。

整个21层就我与一个保洁在。我对保洁报以微笑,她仔细打扫着,并与我简单攀谈几句。虽近花甲,她很认真,那份认真却感动了我。她边打边唱着小曲儿,认真工作的人是快乐的。或许,认真的人更受累一些,她要给自己一个交代,天性如此无法改变,如我。

与庚子年的开端一样,猝不及防。庚子年的结尾也是如此。一如既往地忙碌,甚至没来得及写篇总结。轻控着岁月的痕迹,细数着匆匆流逝的日子,总体来说,这一年,不算坏。

为帮扶户争取了一眼机井;驻站、借调、儿子考上985……一切一切向好而生。友人致电,所有的善良终归有回报,幸好,一直坚信。

一年容易又年关,又见红联一片片。似水流日如电影画面一帧一帧放映过去,突兀人是可以磨去棱角,可我依旧还是有一些敏感和细腻。几场风雨后,深知,内心那点所谓的原则还有仅存的一点自信正在土崩瓦解。一句话点醒梦中人:我就是那个没本事的。

我流过了,过往的年末也是在关掉单位最后一盏灯才离去,虽有些失落,但坚信是因为能者才这样多劳,然而今年的我却真真地觉得自己能力不足才不得闲。流泪不是因为没有被温柔以待,也不是因为身心疲惫,而是这突如其来的力不从心。

忽然有一天,开始怀念,拼命想追回自己遗失的从前,追回那不服输的劲头、不言累的精神、不舍糊的承诺以及不畏难的态度。然而那是再也回不去的曾经。偶尔看两段鸡汤提提神,可就如一粒过期的止痛片,疗效微乎其微。

少年时,希望在指尖滑落,充裕的时间不惧,还有下一年,不经意时光流逝了岁月,不留神就不惑之年了,希望仍在远方,迷离的夜色伴随着焦虑的中年,周身的落叶、杂芜的荒草以及令人无所适从的浑浊的月光,让人焦躁不安。

似乎还是前半年,我在众多选项中只选C,选了别人最不看好的答案,将自己满心的信任交付于C,成了,总算苍天不负有心人,败了,就是那滩所谓的烂泥,是自己把自己越和越稀,稀到再也上不了墙头。这是最后一次选择了,如果注定又是错误,我将全盘接受老天的安排,爱咋咋吧。就当是给平淡的生活,又添了一把佐料,是香是难吃,酸甜苦辣都得尝一尝,才算是白来这世上遭。

此刻,我想到一个词:高度。或许,从母体剥离的那一刻起,就朝着一个高度,开始了艰难的爬坡,漫漫长路,总有险滩,总有荆棘,必有一日,你会在顶峰的高度上俯瞰来路。蓦然回首,曾经的崎岖艰险,如今已恍如隔世。如这21层的高度,听着窗外的呼呼的风声,看向地面,什么都小了,但我尊重每一个看起来小的事物,因为它们是它们支撑这一高度,让我有机会纵览全景。

强欲登高处,无人送酒来。正是内心追求的那一高度,让我们步履不停,倍感孤独。日子依旧如流水般流淌,依然有太多奢望和期待。

天生我材必有用,千金散尽还复来。携着梦想的高度,聆听岁月刻下的音符,一路行走,一路成长。与风霜雪月或者晴雨风景同行,哪怕到不了梦中的高度,这一路风景足以让我们品尝到岁月的醇香。如此,亦便是我心中想要的高度了。

# 一场关于生命、记忆与回归的精神漫游

苏娜诗歌阅读手记

□高英

仪式,每一步都在缩短地理距离的同时,拉近着情感的距离。《老井》则完成了时间的打捞。“摇来晃去”既是对打水动作的精准捕捉,更是对记忆本质的诗意揭示——童年并非静止的画面,而是如井水般在时光的桶中荡漾、闪烁的活态存在。水面倒映的,是整个摇晃而纯真的时代。《门前的石头》“卑微而幸福”,因为它接纳过两代人的重量与体温。诗人相信石头里封存着“姥姥的声音”,这是一种动人的通感,将冰冷的物质转化为温情的记忆载体。石头不再是无言的客体,而是一个家族记忆的硬盘,一个守候在门前的永恒倾听者与讲述者。

在诗歌语言上,诗人善用矛盾修辞:“卑微而幸福”“摇来晃去的童年”,在张力中拓展了意象的容量。语言如老井的水,看似清澈见底,实则深不可测。这份克制的深情,让故乡没有沦为浪漫化的怀旧符号,而是成为一个可以弯腰靠近、可以伸手触摸、可以侧耳倾听的真实存在。当石头里响起姥姥的密语,我们便知道,真正的故乡从未远去,它只是换了一种更安静的方式,在我们生命里继续生长。

苏娜的另一些作品用文字记录了独特的行走轨迹,书写在行走中的人生感悟,如《十方院》《登庆都山》《在正定古城行走》等。在书写这类诗歌时,诗人融入了对历史、对时间、对生命的深度观察,将旅游见闻转化为存在之思。同时应当注意到,有出走就有回归,所以这类诗歌最后的落脚点又必须回到生命本身。我们一起看这首《骊山下》,诗人用“坑内的恢宏”与“外面的热闹”建构了一种对弈,兵马俑所承载的“冰冷的历史”,是博物馆化、客体化、被消费的历史;而骊山本身的“冥冥天命”,则是沉静的自然史观照。末段“寂静生长”悄然消解了天命的绝对权威。那些未被命名的事物,在历史纪念碑的阴影下,正进行着微小而执拗的生命实践。这种寂静生长具有双重抵抗意义:既抵抗着旅游工业的喧嚣(“外面的热闹”),也抵抗着历史叙事的沉重(“万年孤寂”)。它提示着另一种时间维度——不是线性的、纪念碑式的时间,而是循环的、生成性的时间。

总体而言,苏娜在诗歌里展开了一场关于生命、记忆与回归的精神漫游。恰如《随一条河去远方》展示的这样,面对生命的流动,她的姿态是顺从和沉默的,这份顺从里蕴含着巨大的信任:信任河流所代表的命运本身自有其路径与节奏,而“我”只需在其中感知与接纳。因此,我引用诗歌中的句子来作为这篇评论的结尾:

随着一条河去远方  
你会爱上河边的每一处风景  
所有的远方都是为了更丰盛地回归,心灵经过一次次精神旅程而无限开阔。

# 小寒

□沐风

梅花傲傲雪,  
萼蕊向寒霜。  
水墨多神韵,  
迎风亦见香。

# 腊八(外一首)

□浪子青

静静地 我们  
端起那碗腊八粥  
走在迎接春节的星光下  
让收获的喜悦  
漫上祈福的心堤  
融化过去和未来  
摇醒心跳的腊八蒜  
在我们虔诚的目光里  
把一串串汗水  
甩在红火热烈的氛围里

# 腊八到了

不肯睡觉的季节  
默默地幻化着明天的表情  
然后向年货进军  
感恩丰收的歌声  
流淌在绿色的血液里  
撑开喜庆红火的氛围  
震撼不曾远去的风景  
往事被装进岁月  
日出日新的祈福  
撒下日晒雨淋  
把春节抽成一支钢琴曲  
诱惑着我们去迎接新的生活

# 摘一颗星星的愿望(外三首)

□景治东

我们嗑着瓜子紧挨着看爱情片  
屋里跳闹,没有一星火苗  
你说我站立的身影,像是一棵树  
我许下诺言,要亲手为你摘一颗星星

点亮十多平米的出租小屋  
时光从指缝中悄然溜走  
摘星星的心愿越来越渺茫  
如果有一天,我离开了人世间  
愿化作夜空最亮的一颗星星  
真心真意照亮你的心房

如果有一天,你和我在另一个世界邂逅  
我还想紧挨着你看一场爱情片

# 冬天的思考

从宇宙的眼神里能读懂万物的心思  
它不仅在白天思考世界,夜晚也在思考  
悬浮的空气不肯浪费分分秒秒  
栖息于诗意的家园,我不埋怨风的自私  
一心寻找诗的必经之地  
不怕骨节的疼痛,不惧利刃的无情  
诗的生命喜欢思考生活的美景  
烛光下的一杯酒,等待动词的去向  
活在大地的纸上就是活在画意诗情里  
人类用毕生精力思考新的生命

# 小雪

小雪是我喜欢的模样  
那极致的思念,在我心底生长  
每一年浅冬如约而至,每一次相见  
心与心碰撞  
相互取暖,融化在一起  
我喜欢小雪的温柔与纯洁  
小雪喜欢我的善良与真诚  
高原上的寒风,吹不散我们的幸福

# 梦在草原绽放

碧绿的草地点缀着小镇的四周  
一曲曲马头琴醉了心灵的梦  
绿色给灰蒙蒙的天空增添了一抹亮丽  
迈出坚定的脚步,行走在有故事的季节  
多情的风姑娘送来槐花淡淡的幽香  
我控制不住体内的火焰  
绞尽脑汁,只为完成人生的又一个愿望  
慢慢地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 
当报喜鸟婉转悠扬的歌声萦绕耳畔  
面对命运的安排,心满意足